抱朴子/外篇/卷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抱朴子曰：鹹謂勇力絕倫者，則上將之器；洽聞治亂者，則三九之才也。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，而皆喪元辱主，授首非所；孔融邊讓文學邈俗，而並不達治務，所在敗績。鄧禹馬援田間諸生，而善於用兵；蕭何曹叁不涉經誥，而優於宰輔。爾則知人果未易也。欲試可乃已，則恐成折足覆食束；欲聽言察貌，則或似是而非，真偽混錯。然而世人甚以為易，經耳過目，謂可精盡。余甚猜焉，未敢許也。

區別臧否，瞻形得神，存乎其人，不可力為。自非明並日月，聽聞無音者，願加清澄，以漸進用，不可頓任。輕假利器，收還之既甚難，所損者亦已多矣。無以一事暗保其余，同乎己者，未必可用；異於我者，未必可忽也。

或難曰：「夫在天者垂象，在地者有形，故望山度水，則高深可推；風起雲飛，則吉兇可步。智者睹木不瘁，則悟美玉之在山；覿岸不枯，則覺明珠之沈淵。彗星出，則知鱣魚之方死；日月蝕，則識騏驎之共鬥。華霍不須稱，而無限之重可知矣；江河不待量，而不測之數已定矣。鴻鵠之翼，騄駬之足，雖未飛走，輕迅可必也。豪曹之劍，徐氏匕首，雖未奮擊，其立斷無疑也。

駮子有吞牛之容，鶹鵲有淩鷙之貌。卉茂者土必沃，魚大者水必廣。虎尾不附貍身，象牙不出鼠口。叔魚無饜之心，見於初生之狀；食我滅宗之徵，著乎開胞之始。申童覺竊妻之巫臣，張負知將貴之陳平。範子所以絕跡於五湖者，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。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，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。文王之接呂尚，桑陰未移，而知其足師矣。玄德之見孔明，晷景未改，而腹心已委矣。

郭泰中才，猶能知人，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，到陳留則結符偉明，入外黃則親韓子助，至蒲亭則師仇季知，止學舍則收魏德公，觀耕者則拔茅季偉，奇孟敏於擔負，戒元艾之必敗。終如其言，一無差錯。必能簡精鈍於符表，詳舒急乎聲氣，料明暗於舉厝，察清濁於財色，觀取與於宜適，謂虛實於言行，考操業於閨閫，校始終於信效，善否之驗，不其易乎？」

抱朴子答曰：「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，知人挺無形理也。徒以斯術存乎大明，非夫當人自許。然而世士各謂能之，是以有雲，以警付任耳。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，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，咆哮者不必勇，淳淡者不必怯。或外候同而用意異，或氣性殊而所務合。非若天地有常候，山川有定止也。

物亦故有遠而易知，近而難料，譬猶眼能察天衢，而不能周項領之間；耳能聞雷霆，而不能識蟲豈虱之音也。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，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，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克，誌行之洿隆。惟帝難之，況庸人乎！而吾子舉論形之例，詰精神之談，未修其本，殆失指矣。

「夫亡射之箭，皆破秋毫。然準的恒不得為工。叔向之母，申氏之子，非不一得，然不能常也。陶唐稽古而失任，姬公欽明而謬授。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，近失淡臺於形骸。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，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。知人之難，如此其甚。郭泰所論，皆為此人過上聖乎？但其所得者，顯而易識；其所失者，人不能紀。

「且夫所貴，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，料逸足乎吳阪之間，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，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。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余，平子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。六軍之聚，市人之會，暫觀一睹，無所眩惑，探其潛生之心計，定其始終之事行，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。若如未論(原文有脫文)，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，觀其雲為之好醜，此為絲線既銓衡，布帛已歷於丈尺，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，端匹之修短，人皆能之，何煩於明哲哉！」